

西湖文学史

【唐宋卷】

彭万隆 肖瑞峰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西湖文学史

【唐宋卷】

彭万隆 肖瑞峰 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湖文学史. 唐宋卷 / 彭万隆, 肖瑞峰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1
ISBN 978-7-308-10793-8

I. ①西… II. ①彭…②肖… III. ①中国文学—古代文学史—唐宋时期 IV. ①I2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67278 号

西湖文学史(唐宋卷)

彭万隆 肖瑞峰 著

责任编辑 宋旭华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浙江时代出版服务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28.75

字 数 472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1 月第 1 版 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0793-8

定 价 56.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邮购电话 (0571)88925591

目 录

绪 论	(1)
第一章 唐五代西湖诗文	(7)
第一节 初、盛唐诗人西湖诗	(7)
一、初唐诗人	(7)
二、盛唐诗人	(9)
第二节 中唐诗人西湖诗	(13)
一、大历贞元诗人	(13)
二、元和长庆诗人	(18)
第三节 白居易西湖诗	(32)
一、刺杭心境	(33)
二、州治及钱塘江风光	(36)
三、孤山寺及西湖	(38)
四、灵隐、天竺	(40)
五、花儿与全景	(42)
六、留别与回忆	(46)
第四节 晚唐诗人西湖诗	(49)
一、姚合	(49)
二、以姚合刺杭为中心的诗人	(52)
三、其他诗人	(56)
第五节 唐末五代诗人西湖诗	(65)
一、唐末诗人	(65)
二、五代诗人	(69)
第六节 唐五代西湖文	(74)
一、盛唐文	(74)
二、中唐文	(76)
三、晚唐文	(81)

四、五代吴越国文	(83)
第二章 北宋西湖诗	(85)
第一节 北宋前期西湖诗	(85)
一、宋初诗人	(85)
二、释省常的西湖莲社	(88)
三、西湖诗人林逋	(91)
四、北宋前期其他诗人	(99)
第二节 “太守例能诗”	(105)
一、北宋前期	(105)
二、北宋后期	(119)
第三节 “西湖多诗僧”	(128)
一、北宋前期	(128)
二、北宋后期	(132)
第四节 苏轼西湖诗	(139)
一、倅杭西湖诗	(141)
二、守杭西湖诗	(154)
第五节 北宋后期西湖诗	(160)
一、苏轼之友、弟及苏门诗人	(160)
二、与苏轼两任杭州唱和的诗人	(167)
三、杨蟠、郭祥正的西湖百咏诗	(169)
四、其他诗人	(172)
第三章 北宋西湖词	(176)
第一节 北宋前期西湖词	(176)
一、潘阆、林逋	(176)
二、柳永、张先	(181)
第二节 苏轼	(186)
一、倅杭西湖词	(186)
二、守杭西湖词	(193)
第三节 北宋后期西湖词	(197)
一、与苏轼相关的词人	(197)
二、贺铸、周邦彦	(201)
第四章 南宋西湖诗	(207)
第一节 南宋前期西湖诗	(207)

一、定都杭州前后及诗作	(207)
二、岳飞被害及诗作	(211)
三、西湖风景之再兴及诗作	(214)
四、周紫芝	(216)
五、其他诗人	(220)
第二节 南宋中期西湖诗	(223)
一、范成大	(224)
二、杨万里	(228)
三、陆游	(237)
四、姜夔	(242)
五、张镃	(248)
第三节 江湖诗人西湖诗	(252)
一、林升、高孝璜	(254)
二、赵师秀、高翥、陈起、刘克庄	(255)
三、刘过、戴复古、方岳	(260)
四、寓于西湖的诗人	(263)
五、其他诗人	(269)
第四节 宋末及遗民诗人西湖诗	(274)
一、王洧《西湖十景》、董嗣杲《西湖百咏》	(274)
二、高斯得	(277)
三、汪元量	(278)
四、遗民西湖诗	(286)
第五章 南宋西湖词	(294)
第一节 南宋前期西湖词	(294)
一、愤世与救世的志士词人	(294)
二、遁世与玩世的隐士词人	(302)
三、忤与附秦桧的词人	(304)
四、其他词人	(307)
第二节 南宋中期西湖词	(310)
一、高宗、孝宗西湖游幸与应制词人	(310)
二、范成大、陆游、杨万里、张镃等	(313)
三、辛弃疾及南宋中期辛派词人	(315)
四、姜夔及南宋中期风雅派词人	(325)

五、其他词人	(338)
第三节 南宋后期西湖词	(340)
一、南宋后期辛派词人	(340)
二、吴文英与南宋后期风雅派词人	(348)
第四节 宋元之际西湖词	(355)
一、西湖词人的风雅之作	(355)
二、宋元之际的辛派词人	(378)
三、其他遗民词人	(395)
第六章 宋代西湖文	(405)
第一节 北宋西湖文	(405)
一、北宋前期	(405)
二、北宋后期	(411)
第二节 南宋西湖文	(420)
一、南宋前期	(420)
二、南宋中期	(423)
三、南宋后期及遗民之作	(430)
主要参考书目	(440)
后 记	(451)

绪 论

我们处西湖之滨,呼吸湖光,啜饮山绿,不敢奢望化为“冰玉”之人,但在感叹“浅深随所得,谁能识其全”的同时,欲为西湖撰成一部文学史,则是心中久藏的夙愿。

若写西湖文学史,首先要考虑的是其地域范围与题材内涵的问题。

西湖文学的地域范围,从北宋杨蟠、郭祥正的《钱塘西湖百咏》到南宋董嗣杲的《西湖百咏》,就已经非常明晰了,但要找一個定型的范本,则是明代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它包括的不仅是西湖湖山本身,还向西南延伸至九溪十八涧,向北至西溪,而且,唐宋诗人于樟亭、望海楼等观潮而写钱塘江,自然更属于西湖文学的范围。自后屡修西湖志书,莫不在地域范围上尊崇田汝成的《西湖游览志》。

新世纪以来,学界欲突破中国大文学史的困境,纷纷推出地域文学史或题材文学史,佳作亦络绎间出,举其要者如《宋代巴蜀文学通论》、《福建文学史》、《灵境诗心——中国古代山水诗史》等等。地域文学史中以分省之地域为多,这种文学史一个最大的好处是凸显了无法出现于中国大文学史著名作家名单之列的地域作家的创作;但亦彰显出理论的困境,即地域是固定的,如分省、城市等,本贯或家于其地的作家创作带给该地域怎样的影响(非仅限于乡邦之荣),仍然不是十分清晰。我们知道,一个文学家的籍贯或出生地,与他后来异地仕宦或游历而进行的创作关系是不很密切的,一个河南诗人白居易、一个巴蜀诗人苏轼,谁能说他们的西湖创作不是他一生中的亮色。当白居易说“未能抛得杭州去,一半勾留是此湖”,苏轼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一定是深深爱恋西湖才发出的由衷赞美。但如果一直是居于本贯或家于其地的作家,那他的创作就会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并

且会给该地域当时或以后的文学发展带来很大的影响,比如我们说林逋是西湖诗人,清代的厉鹗是西湖诗人,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西湖文学史是地域文学史吗?回答是此地域非彼地域。西湖文学史的地域是“作品的地域”,而不是“作家的地域”。无论作家来自何方,都会给“这个地域”增添优美的作品,并且,西湖文学史就主要是我国历代各地域的文学家(也有域外作家)通过他们的创作累积而形成的。可以看到,西湖作为一个开放性的、具有巨大吸引力的文学地域,在我国文学史上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毫无疑问,从历代诗词曲描摹西湖的湖光山色,并且它们在数量上居于优势的局面看,西湖文学史又可能是山水文学史,但一则自五代吴越国、南宋建都之后,西湖寺观园林大盛,诗词曲中有相当作品反映此类题材,并且,宋词中有大量以西湖为背景的节序之作,南宋遗民群体则以西湖作为故国的象征创作了大量诗词,它们无法划归山水题材之范畴。二则元明清乃至近代西湖文学中戏曲、小说等叙事作品风行,著名的如济公系列、白蛇系列、小青系列等,如“三言”中的西湖小说、《西湖二集》、《西湖佳话》等小说,叙述风俗,塑造人物,展示情节,更非山水文学可以涵盖。

综合以上两个方面,可以说,西湖文学史是以西湖作品为本位的,以叙写西湖湖光山色、寺观园林、岁时风俗、人物命运等的综合性的文学史。

还要说一下杭州都市与西湖的关系,其实北宋时期已将这层关系形容表述得题无剩义了。如柳永《望海潮》词,一方面是“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另一方面是“重湖叠巘清嘉,有三秋桂子,十里荷花”;宋仁宗《赐梅挚知杭州》诗说“地有湖山美,东南第一州”,此二者为诗词之形容;文的表述如苏轼《乞开西湖状》:“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欧阳修《有美堂记》也说杭州“乃四方之所聚,百货之所交,物盛人众,为一都会而又能兼有山水之美以资富贵之娱者”。西湖与杭州都市的关系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交融映衬而不可须臾离分。故老相传云“天下西湖三十六,就中最美是杭州”,赞叹的不仅仅是西湖,而是西湖山水美景与杭州都市繁华的合体。这种独特性、唯一性使得历代文人雅士乐此不疲,甘于吟咏,随之也就造就了西湖文学的繁盛。若撇开西湖,独以杭州乡贤为主体写一部杭州文学史,意义不大;若既叙乡贤又写西湖,恐怕很难找到一个叙述的契合点;唯独西湖文学史才能兼容二者,才能为杭州点睛传神,因为西湖是杭州的灵魂。

中国古代文学、杭州本土文献的整理与研究为我们的撰写提供了极大

的便利。西湖文学史本就是中国文学的一个部分,举凡总集、别集、作家年谱与传记、文学编年、评论资料等等,整理研究得越充分,则我们所依据的材料就更全面、扎实与可靠。例如,当代对《全唐诗》、《全唐文》、《全唐五代词》、《全宋诗》、《全宋词》、《全宋文》的辑佚、整理与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我们所介绍的唐宋西湖诗词文,就是从这些文献中逐一翻检,汇聚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些成果,只是依据《咸淳临安志》、《西湖游览志》、《西湖志》等征引的作品,是很难展现西湖文学史丰满的历程的。

杭州自古以来就重视本土文献的整理与出版,如明清多种西湖志书,清丁丙的《武林掌故丛编》、《西湖集览》、《武林坊巷志》等;当代如2004年杭州出版社整理出版了三十册的《西湖文献集成》,西湖文献可称齐备。另外,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一套六本《杭州历史丛编》(1988年初版、1997年修订),每一册中都有专门的西湖或杭州的文学分析,合起来几乎就是文学简史了。

夏承焘先生除了唐宋词研究的专论外,还写过《最早的西湖诗作者是谁》、《说苏轼的西湖词》、《西湖与宋词》等文章,意欲为西湖文学撰写唐宋史专篇。我们承其余绪,作《西湖文学史》的唐宋编,不仅是因为如上所述唐宋文学的整理研究成果丰硕,成就巨大,而且还有下面两个理由,首先是从杭州都市发展过程角度考虑的,杭州在唐代已是“名郡”,五代吴越国又能保境息民,不烦干戈,经过钱氏三世四王垂九十年的治理,自然发展成为北宋的“东南第一州”,南宋定都临安,更进一步成为南宋全国第一州,谭其骧先生《杭州都市发展之经过》一文对此有最经典与权威的分析。可以说两宋时期,杭州都市发展(包括西湖)处于历史上的鼎盛阶段。其次,唐宋也是我国文学中的诗词文发展的鼎盛时期,西湖文学虽然起步晚,但应该也会有不俗的表现,正如人们熟知的,西湖最主要的文化品格就是由白居易、林逋、苏轼之西湖三贤奠定的。

王明清《玉照新志》卷五云:“杭州在唐,繁雄不及姑苏、会稽二郡,因钱氏建国始盛。”唐代分浙西、浙东两道,浙西治苏州,浙东治越州(今绍兴),晚唐诗人杜牧就说:“钱塘于江南,繁大雅亚吴郡”(《杭州新造南亭子记》),谭其骧说唐代东南大都市可分为三等,第一等是号称“扬一益二”的扬州,第二等是两浙政治重心的苏州、越州,杭州则处于第三等。这种状况与唐代西湖文学的表现正相吻合。唐代写西湖的词与文如果除去白居易的作品,只有寥寥数篇。唐代诗歌,正如葛立方《韵语阳秋》卷十三所评:“钱塘风物湖山

之美，自古诗人标榜为多，如谢灵运云‘定山緬云雾，赤亭无滞薄’，郑谷云‘潮来无别浦，木落见他山’，张祜云‘青壁远光凌鸟峻，碧湖深影鉴人寒’，钱起云‘渔浦浪花摇素壁，西陵树色入秋窗’之类，皆钱塘城外江湖之景，盖行人客子于解鞍系缆顷刻所见尔。城中之景，惟白乐天所赋最多。”自初唐到长庆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前，诗人漫游至姑苏、至会稽，只是经过杭州时才会留下诗作，并且多为（樟亭）观潮或写灵隐、天竺之寺。白居易、姚合刺杭州，汇聚了一批诗人，如张祜就有不少优秀的作品，创作才稍稍改观。故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云：“杭州华丽虽盛于唐时，然其题咏，自白舍人、张处士之外，亦不多见，独杜荀鹤、方玄英、温飞卿诸诗，颇得风物之胜。”白居易三年杭州刺史的创作成为了唐代西湖文学的硕果。

西湖文学发展到宋代，进入到了创作的繁盛期。就诗歌而言，我们以苏轼熙宁间通判杭州作为分界线，将北宋诗歌分为前后两期。苏轼《诉衷情》云：“钱塘风景古来奇，太守例能诗”，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卷十四《方外玄踪》说：“宋时，西湖多诗僧”，为了彰显西湖文学特色，专门叙述杭州太守与西湖诗僧的创作。林逋与苏轼的西湖诗是北宋西湖诗的高峰。南宋诗歌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即高宗朝为前期，此期是定都未久，百废待举，西湖诗歌创作较少，突出的诗人是周紫芝。孝宗、光宗朝为中期，孝宗乾道、淳熙间号称“小元祐”，此时西湖俨然是唐代长安之曲江，故西湖又被为“销金锅儿”，任职的官员、赴试的士子莫不有诗，我们突出强调了中兴期大诗人如范成大、杨万里、陆游、姜夔、张镃等的西湖创作。宁宗庆元到宋末为后期，这时西湖诗创作的主体是江湖诗人群体。第四期是宋末和遗民创作，此时有《西湖十景》与《西湖百咏》组诗，有对权奸贾似道指斥，宋亡前后，更产生了以汪元量为代表的遗民诗歌。

两宋西湖词发展过程的叙述，我们以王兆鹏先生的“代群分期”为依据。北宋西湖词人不多，主要有潘阆、林逋、柳永、张先、苏轼、贺铸、周邦彦等。北宋西湖词有几个特点，王兆鹏说北宋建国初半个多世纪，词作甚少，仅有十余位作者存词作三十三首，词坛上没有形成一个独立的时期，而林逋、潘阆就是宋初的西湖词人，潘阆有《酒泉子》十首，林逋三首，皆咏西湖，这样，三十三首宋初词中西湖词就占了十三首，比例是相当高的。其次，熙宁间，词坛前辈张先往来于湖、杭间，苏轼在他的影响下开始了词的创作，其西湖词一开始就呈现出了明丽隽秀、潇洒飘逸的风格。三是周邦彦词在当代学者的扎实考证与研究下，面貌开始清晰起来，我们亦从中钩稽出他早年到晚

年书写钱塘的作品,本土杰出词人书写故乡西湖,这在北宋西湖词中是一亮点。南宋西湖词的创作进入大盛的时期,清柯煜《绝妙好词序》云:“建炎而后,作者斐然,数南渡之才人,无非妍手;咏西湖之丽景,尽是专家。薄醉尊前,按红牙之小板;清歌扇底,度《白雪》之新声。况乎人间玉碗,阙下铜驼,不无荆棘之悲,用志黍离之感;文弦鼓其凄调,玉笛发其哀思。亦有登山临水,胜情与豪素争飞;惜别怀人,秀句共邮筒俱远。”这篇序言仿佛就是专门为南宋西湖词所作的评论。夏承焘先生高度评价南宋西湖词的创作,认为“这是全部词史一个光辉灿烂的结局,也是西湖与宋词关系最深切的一个时期”;而对于整个宋代西湖词,《西湖与宋词》说它们:“描绘了西湖的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西湖也给词以丰富的内容和种种发展条件,二者相得益彰。我们倘若在西湖文学里抽掉了宋词,或在宋词里抽掉了有关西湖的许多作品,这在地理和人文上”,都将是非常大的减色和损失。

相比于诗词创作的繁盛,宋代西湖文在数量上略少。但在唐代西湖文的基础上踵事增华,进步巨大。北宋如王安石、欧阳修、苏轼、苏辙等著名的古文家,都为西湖写下了或记体或事功之文的佳作;而北宋秦观的游龙井文、南宋陈造的游山记等直开晚明西湖游记的先河。另外如《都城纪胜》、《西湖繁胜录》、《梦粱录》、《武林旧事》等专门之书,虽然它们的主要贡献在于载述了大量宝贵的西湖岁时、风俗资料,但其中亦不乏精美的小品文。

对于西湖文学作品材料的选择,我们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由宽到严。由于唐代西湖文学是发轫期,所以选择诗篇从宽,主要涉及那些送别或酬唱之作,即使作者并非亲临西湖之地域,但诗人们在创作时原本就要遵循“肖其地”、“貌其境”、“用其典”的法则,因此,将这些作品作为西湖文学的表现应该是没有疑问的。叙述到宋代,西湖文学创作进入繁盛期,除北宋文同、苏辙两个类似的特例之外,选取的作品就非常严格了。二是关于作品的辨析。唐宋诗词中的西湖作品,如果不加考辨,是很容易弄错的,著名的如颍州西湖、汉州西湖、明州西湖、桂林西湖等,像欧阳修、梅尧臣、文同、舒亶、范成大等都分别有佳作描写。《永乐大典》卷二二六四、二二六五收“西湖”诗词,就所收的情况看,是以杭州西湖为主,但又收录了他处西湖的作品。到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志余》中仍有误收。另外,一些作品存在争议,最著名的如王安石《登飞来峰》诗,有写杭州、绍兴两地之说而未能定于一尊,也只能存而不论了。

基于前述西湖文学史是“作品”的文学史这个观点,故而,对西湖文学作

品的阐释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我们采取了这样的叙述方法,即大量征引自古至今的著名的评点与分析。撇开我们作为叙述者才力不逮这个主要因素,我们的本意以为,这些精彩、经典的阐述与评论也如同那些著名作品一样,成为西湖文学史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没有它们,则西湖文学史的内涵是不会如此丰满厚重的。

这种“作品”的文学史,在理论上也同样会存在困境,我们叙述唐宋西湖文学发展时就深有感触。由于这些作品绝大部分是作者处于“游观”之中创作的,必然会产生不平衡的状态,比如同一作者,有一生中有多次游西湖的经历,这些作品就分布在他不同的创作时段;有的作者如范成大、陆游,尽管有西湖诗词,但相比于对石湖、鉴湖的钟爱,他们对西湖就存在着某种程度的疏离感。不同作者之间,主要是留存作品多寡的不均衡,留存作品极少的,我们要以诗存人(当然首先要视其西湖作品的质量),他们与其他创作众多西湖作品的诗人之间如何比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初步所能做到的只是把西湖文学史的这种历时性状态描述出来,至于进一步的论析,恐怕要等到整个西湖文学全史完成以后再去进行理论上提炼与概括了。

即使是唐宋西湖文学史,从初唐到宋元之际,时间跨度已超过六百年,涉及到一支数量庞大的创作队伍。在叙述前,我们要将每一个留存西湖作品的作家仔细分析过,如果没有学界各种高质量的研究成果,要写成现在这个样子是很难想象的。对于这些成果,本书未能一一罗列,这是要特别加以说明的。

第一章 唐五代西湖诗文

明田汝成《西湖游览志·总叙》说西湖：“虽水经有明圣之号，天竺有灵运之亭，飞来有慧理之塔，孤山有天嘉之桧，然华艳之迹，题咏之篇，寥落莫观。逮于中唐，而经理渐著。”从唐代西湖诗篇看确实如此，自初唐到长庆初白居易任杭州刺史前，唐代诗人多是漫游中经过杭州而留题，多写观潮、天竺灵隐之景，中唐以后，尤其是白居易、姚合任杭州史时，形成了一个创作的小高潮。白居易刺杭三年的创作第一次全面展现出西湖的迷人风姿，成为唐代西湖文学的硕果。

第一节 初、盛唐诗人西湖诗

一、初唐诗人

如果从诗歌史的角度看，在现存的作品中，西湖文学的第一首诗是宋之问的《灵隐寺》：

鹫岭郁岧峣，龙宫锁寂寥。楼观沧海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扈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

宋之问(656—712)，字延清，虢州弘农(今河南灵宝)人。上元二年(675)进士。曾依附武则天的宠臣张易之，张易之被杀后，宋之问被贬为泷州参军。不久，逃归洛阳。景龙中以户部员外郎兼修文馆直学士，再转考功员外郎，三年(709)，贬越州长史。睿宗即位后被流放钦州，玄宗先天初赐死于流放地。《灵隐寺》诗是宋之问贬越州经过杭州时作，季节已在深秋。“楼观沧海

日，门对浙江潮，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四句，乃一篇之警策，亦为全诗之枢纽。赵昌平的分析最为精到：

诗实抒南贬抑郁，亟思解脱之情。起联点题写灵山佛寺，用“岩峣”、“寂寥”字，正是迁客孤清。篇末“夙龄尚遐异，搜对涤烦嚣。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则用孙绰《天台山赋》句意，达萧散出世之意。“楼观”、“门对”与“桂子”、“天香”两联，正是转化之参悟过程，而一以景观出之。前一联写海日江潮之大景奇观，既以见诗人心潮起伏，又蕴有天行物移、造化不私之哲理，从中蕴出“桂子”、“天香”之清远恬淡景物，暗用佛典以象众动复归于静。有此解悟，故心地发明，登塔、取泉固无惧乎“遥”与“远”，霜花、冰叶亦触处而见春。水到渠成而有篇末之长想远思。全诗律切精严，而写景不俗，戛戛独造，尤可贵处，在于起结开合，一与气势相应，深得谢灵运游览诗笔意。^①

诗乃五言排律，胡应麟《诗薮·内编》卷四评价宋之问的排律成就云：“叙状景物，皆极天下之工，且繁而不乱，绮而不冗……古今排律绝唱也。”作为初唐律诗的奠基人，历来沈、宋并称，但排律的创作成绩是宋之问要优于沈佺期的。

有关于此诗的本事，需要加以说明。唐人孟棨《本事诗·征异第五》云：

宋考功以事累贬黜，后放还，至江南。游灵隐寺，夜月极明，长廊吟行，且为诗曰：“鹫岭郁峣峣，龙宫隐寂寥。”第二联搜奇思，终不如意。有老僧点长明灯，坐大禅床，问曰：“少年夜夕久不寐，而吟讽甚苦，何也？”之问答曰：“弟子业诗，适偶欲题此寺，而兴思不属。”僧曰：“试吟上联。”即吟与听之。再三吟讽，因曰：“何不云‘楼观沧海日，门听浙江潮’？”之问愕然，讶其道丽。又续终篇曰：“桂子月中落，天香云外飘。扪萝登塔远，剡木取泉遥。霜薄花更发，冰轻叶未凋。待入天台路，看余度石桥。”迟明更访之，则不复见矣。寺僧有知者，曰：“此骆宾王也。”之问诘之，曰当敬业之败，与宾王俱逃，捕之不获。将帅虑失大魁，得不测罪，时死者数万人，因求戮类二人者，函首以献。后虽知不死，不敢捕送，故敬业得为衡山僧，年九十余乃卒。宾王亦落发，遍游名山，至灵隐，以周岁卒。

^① 周勋初主编《唐诗大辞典》（修订本），凤凰出版社 2003 年版，第 674、675 页。

当时虽败，且以匡复为名，故人多护脱之。

宋人很是相信此事，不但计有功《唐诗纪事》照录《本事诗》，而且在吴炯《五总志》、叶梦得《石林诗话》、葛立方《韵语阳秋》等书中都有“考证”，努力将原本虚妄之事坐实，说圆通。其实正如明胡震亨《唐音癸签》卷二九云：“灵隐长明灯下骆、宋吟事，人以举义者不死快，信之。虽然，非实也”。纪昀亦曰：“盖武后改唐为周，人心共愤，敬业、宾王之败，世颇怜之，故造是语”（《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四九）。今人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宋之问》中更举出六点理由以断《本事诗》所记之子虚乌有^①，可参看。

二、盛唐诗人

唐代漫游之风盛行，青年士子在参加科举考试之前，到各地漫游，寻访名山大川与名都胜邑，其他的诗人也一样，所谓“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既体现了诗人强烈的主体意识，又经过创作，将这些江山胜迹通过诗歌形象优美地表现了出来。富庶承平的开元时期，就有很多诗人以漫游吴越为快事，“此行不为鲈鱼鲙，自爱名山入剡中”（李白《秋下荆门》），“为多山水乐，频作泛舟行”（孟浩然《经七里滩》），在东南行胜之地中，杭州不仅拥有自然胜景，而且是东南佛国，自然成了诗人漫游的重要一站。

开元十七年（729）春，綦毋潜到杭州^②，作有《题灵隐寺山顶禅院》、《登天竺寺》诗。

《题灵隐寺山顶禅院》：

招提此山顶，下界不相闻。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观空静室掩，行道众香焚。且驻西来驾，人天日未曛。

綦毋潜（生卒年不详），字孝通，虔州（今江西赣州）人。开元十四年（726）中进士，当过宜寿尉、集贤院直学士、秘书省校书郎、著作郎等。这首诗描写灵隐寺山顶禅院，前四句言其地势之高广，高耸的佛塔好似挂在天上，悠悠钟声仿佛追随着白云。五、六句写其静寂，结尾当西来僧众之投，正人天未曛之候，归结到诗题。殷璠《河岳英灵集》卷下说綦毋潜“屹崱峭蒨，足佳句，善写方外之情”。又评此诗之“塔影”一联为“历代未有”。“塔影挂清汉，钟声和白云”，确为唐诗中有名的句子，“这两句的佳处一是他选择了四个最适于表现佛教出尘脱俗意味的意象：渺渺的塔影、淡淡的银河、悠远的钟声和任

① 谭优学《唐诗人行年考续编》，巴蜀书社1987年版。

② 参傅璇琮、陶敏著《唐五代文学编年史·初盛唐卷》系年，下同。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

意东西的白云，二是他精心选择了两个极富有表现力的动词来系连这几个意象，塔本立在地面，他却说‘挂’在银河，于是不仅显出它高，而且暗示了它的渺茫，钟声本与白云毫不相干，他却说‘和’白云，于是悠扬的钟声仿佛随白云悠悠而去并留下袅袅余音。”非常具有韵味。^① 另外他的《登天竺寺》写天竺山、寺之幽清，表示要辞世隐栖此山学佛的心情。“松门当洞口，石路在峰心。幽见夕阳霁，高逢暮雨阴。”描写上要远逊于上一首诗了。

开元十七年孟浩然在杭州观涛，作有《与颜钱塘登障楼望潮作》：

百里闻雷震，鸣弦暂辍弹。府中连骑出，江上待潮观。照日秋云迥，浮天渤澥宽。惊涛来似雪，一坐凛生寒。

障楼，一作“樟楼”，即樟亭驿楼，晏殊《舆地志》：“在钱塘县旧治之南五里。”这是一首咏钱塘潮的名作，前四句未见江潮，先闻其声，暗示出江潮的气势和壮观。后半部分写观潮时的景况，是全诗的重心所在，五六句宕开，是作烘托，结尾两句以声如雷鸣令人眩目的潮涌，渲染钱塘潮惊涛似雪的磅礴气势，取得了震慑人心的效果。全诗虚实结合，情景交融，浑然天成，意境雄浑，是孟浩然写雄壮阔大诗境中可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并称的作品。

另外，诗人还有《与杭州薛司户登樟亭楼》诗。

陶翰约在开元十八年左右游江南，至杭州。有《宿天竺寺》诗：

松柏乱岩口，山西微径通。天开一峰见，宫阙生虚空。正殿倚霞壁，千楼标石丛。夜来猿鸟静，钟梵响云中。岑翠映湖月，泉声乱溪风。心超诸境外，了与悬解同。明发唯改视，朝日长崖东。湖色浓荡漾，海光渐瞳朦。葛仙迹尚在，许氏道犹崇。独往古来事，幽怀期二公。

陶翰（生卒年不详），润州丹阳（今江苏丹阳）人。玄宗开元十八年（730）进士及第，十九年中博学宏词科，天宝元年（742）又中拔萃科。历仕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这是一首纪游诗。作者首先从登山所见写起，极力描绘天竺寺的险峻和楼殿的缥缈。接着扣紧诗题的“宿”字，写夜宿的感觉，作者说，由于夜间的岑寂以及湖光山色的幽美，使自己感到心旷神怡，超然物外。再后，写次早起来所见的另一番美丽景色。在这样仙境般的地方，自然而然地使诗人很想见到传说中在此寺得道成仙的葛、许二人了。陶翰擅长五言古诗。其边塞诸作，慷慨悲壮。殷璠选诗十一首入《河岳英灵集》，卷上评曰：

^① 葛兆光《唐诗选注》，浙江文艺出版社1999年版，第125页。